

从古到今，提起修炼，人们往往想到的是：世外桃源的清静，高山隐士的风雅，密林古刹的青灯，或者是禁欲苦行的僧人。

然而，法轮功的修炼者却与此不同：他们就在您身边，是我们的亲朋好友，父母兄弟，……他们中有工人、农民、国家干部、军人、警察、律师、教授……他们是普通的社会一员。

李洪志先生告诉人们：我们生存的这个宇宙也有他的特性，那就是“真、善、忍”。宇宙的任何生命都包含着这种特性。当人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修炼，返本归真，同化“真、善、忍”的宇宙特性，返回到我们的先天本性上去。

法轮大法 1992 年公开传出，到 1999 年之前短短的七年间，在中国广袤大地的山山水水间，出现了这样一群法轮大法修炼人：他们无论严寒酷暑，坚持户外集体炼功，形成了清晨的一道奇特风景。

走近当代修炼人



美国



法国



澳大利亚



日本



印尼



马来西亚

炼功之余，他们汇集到一起，一起阅读李洪志老师的著作，讨论问题，相互交流，彼此鼓励，只为将自己在后天沾染的灰尘、杂质再洗去的更多一些。他们不抽，不赌，不沾邪淫，不贪污受贿，不记不报，以苦为乐。他们在心里时时刻刻记着自己做一个好人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做好人！他们把自己的修炼紧紧地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，与社会联系在一起。如今法轮功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上亿人走上了一条“真善忍”修炼之路。◇

从一位开三轮的大爷身上看到的

【明慧网】由于一直要养家糊口，以前真的不是很了解法轮功学员，认识法轮功学员得从前一段时间的一个小故事开始。

我因工作出差，于 2012 年 2 月去河北省一个县城，客户工厂离县城还有十七里路，为了省点钱，我决定搭乘简易三轮车去，可是问了好几辆车都要六十元，也许是听我外地口音。我决定往前走试试，走出约一百米一个拐弯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开着三轮追上来，说，上来吧，三十元拉你去。我纳闷，说：不会吧大爷，他们都要六十，你没坑我吧。大爷打个呵呵说，小伙子，你看我这把年纪还会宰客吗？我一看老头挺面善，就

赶紧上吧。

上车后看到一根铁丝上挂着个透明塑料袋，里面耷拉出半截报纸一样的东西，拿出来看是一本《明慧网》连环画册跟一份《明慧周报》。为这事我曾被政委说了一顿，这回带回去好好看看，随手放在我包里。

付车费时，身上没带零钱，给一百的大爷又找不开。郁闷的是这里村不村，镇不镇的，连个找零的地方都没有，总不能为这点事去找客户换零钱吧，又忙着办完事往回赶。我说，有多少找我多少吧。大爷把一块五块十块捏成一坨，共二十五块，说，回头我换了零的给你。我没在意，边回头往客户厂里走边笑，还不如坐六十块的呢。

大概有二个小时吧，我办完事出了大门一看，嘿，老头还没走。大爷冲我一笑，小伙子，办完事啦，再找你四十五块。我那个羞啊，一个劲冲大爷点头，不用不用了，大爷，麻烦你再拉我回去吧。行，那再退你十五吧，大爷把钱塞在我手里。

下车时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我说，



图：荷兰国家电视一台 2005 年 3 月 14 日《时事评论》专题播放法轮功节目，并揭露中央电视台“自焚”伪案，质疑突发事件中两辆警车为何备有（据中共媒体报导）20 多个灭火器。

大爷你真好啊！这十五块钱你收下吧，就当买你车上那两份报纸，我一会长途车上看看。大爷说，小伙子，你喜欢看吗，来，我再给你两张光盘。他从随车一个小箱子里拿出两张光盘给我，小伙子，带回去看吧。这时我才知道大爷是法轮功修炼者。

从大爷身上我真正知道了什么是真、善、忍。其实我早学会翻墙了，看了一些在中国大陆看不到的新闻。我常常对比，有时候新唐人电视台播报的新闻，中共都会出来“辟谣”，可最后都被验证是真的。他们“辟谣”是用新的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，我认为是在自掘坟墓。但愿真、善、忍能指引我中华民族子孙走出这黑暗深渊，摆脱中共铁蹄蹂躏。◇



曾两度被非法劳教 元宝山区翟翠霞再遭绑架

【明慧网】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下午，元宝山区法轮功学员翟翠霞、王凤环在农村向村民讲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真相时，被元宝山派出所王军等警察绑架，现被非法关押在元宝山区平庄看守所。

稍后元宝山区公安分局警察闯到元宝山区八家村，翟翠霞家中无人的情况下，破门而入，非法抄家。因翟翠霞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，家中只留下翟翠霞一人，究竟被恶警抢走多少东西目前无从得知。

现年五十多岁的翟翠霞，坚持“真善忍”信仰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三年中，她多次遭绑架，两次被非法劳教，在劳教所、看守所、洗脑班受尽非人摧残。以下是翟翠霞遭迫害经历：

翟翠霞在十多年前，曾身患有多种屡治不愈的疾病，有乙型肝炎、乳腺炎、子宫糜烂等，乳房里的肿块比拳头还大，病痛的折磨使她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

一九九九年春天，正在她生不如死的时候，有缘修炼法轮功。不长时间，她身上的各种病症全部消失。法轮大法给了她第二次生命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江氏集团开始疯狂破坏法轮功。一九九九年十月，翟翠霞去北京上访，说明法轮功真相，被警察绑架到北京西城看守所非法关押十多天，后被押回当地看守所，她照样每天都坚持炼功，被看守所恶警逼跪、蹲马步、用硬塑料管抽。所长白洁更是大打出手，又骂又踢；恶警大丛某逼她蹶着，脖子上挂上一条十多斤重的大脚镣，白天跪一天，从晚上一直折磨到下半夜两点多钟。她还遭到恶警用一种叫掏镣子酷刑折磨，即把人的双手和右脚套在一起，躺不下、坐不起来，其痛苦无法用语言形容。翟翠霞被这样折磨了两个多月，元宝山派出所恶警王军勒索家人近七百元才放她回家。她被恶警搜走的三百七十多元也没有退回。

遭平庄看守所“开皮”酷刑折磨

二零零零年六月份的一天，翟翠霞在别人家打工，被元宝山派出所王军强行抓到办洗脑班，她拒绝放弃修

炼，又被劫持到元宝山区平庄看守所，再次遭到暴力摧残。狱恶警张海清将她拖到走廊里，连打带踢，用脚往她头上狠命踢，踢出很多大包。一次，恶警张海清揪着翟翠霞的头发在走廊里拖来拖去，直到打昏为止，再让几个男犯人把她扔进一间小屋，等翟翠霞苏醒过来，恶警拿来电棍在她的脸上、嘴上开始电，从晚上八点一直迫害到夜间两点来钟。恶警大丛为逼她放弃修炼法轮功，让犯人在地上洒满了水，逼她趴在水里，再往她的身上、头上倒水，一看不起作用，又逼她蹶着，让犯人大洗盆装满水压在她的背上，问她还炼不炼，她坚定地说“炼”。恶警张海清恶狠狠地叫骂，让人把翟翠霞拖出去，实施“开皮”刑罚，就是将后背衣服掀起，用塑料管或三角皮带猛抽后背，从脖颈打到尾骨，直打得皮开肉绽。恶警把她按倒在地上，将后背衣服掀起，用三角皮带猛抽，从脖颈打到尾骨，直打得皮开肉绽。直到恶警打累了，折腾到半夜，才把她戴着手铐脚镣放回号里。

翟翠霞前后被非法关押四个多月，在这四个多月里，每天恶警们都采用各种方法折磨她，蹶着，脖子上给挂十多斤的大脚镣，蹲马步，蹲不好就用管子抽，跪着，曝晒，用特别猛的水管往头上脸上哧，呛得都上不来气，其痛苦无法用语言形容。

遭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冬天室外罚冻

二零零零年八月，翟翠霞被非法劳教一年，被劫持到内蒙古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，在那里她遭到恶警武洪霞等的迫害，用鞋底抽脸，打耳光，用拳头往脸上打，用脚踢，折磨完以后，给戴上背铐蹶着，不让上厕所，一蹶就是一夜。

在劳教所里，拒绝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们，白天被逼出工，晚上被扒掉衣服光脚冻着蹶着，把手和脚紧铐在一起不能直腰，让把头低到桶里，有时一连六、七天不让睡觉，拳打脚踢。内蒙古的气候特别冷，恶警有时把法轮功学员的衣服剥光，光着脚在外面罚冻，有时在走廊里罚冻，走廊里没有暖气，滴水成冰。

一次，恶警尹桂娟让恶徒用手铐把

翟翠霞吊起来，脚不能落地，吊昏过去就放下来，苏醒后继续吊，直吊得她鼻口流血，手腕子被铐子磨烂。

因她坚持炼功，又被非法加期五个月。在一年多的非法劳教期间，她几乎没有睡过几个成宿的觉，一蹶就是一夜，有时一夜只让睡三两个钟点，有时给戴着铐子站着，有时铐到床上。

出狱二十天 再遭绑架关押

二零零一年十月，非法劳教期满后，翟翠霞回到家中才二十天，恶警王军和六一零的崔桂芝就闯到翟翠霞家，以公安局长要找她谈话为由，又将她关入看守所，翟翠霞绝食反迫害，所长白洁指使恶徒对她野蛮灌食，七、八个男犯人把她按头、掐鼻，强行灌食，呛得她上不来气。

恶警张海清还将每个法轮功学员铐到死人环里，一点都动不了，全身骨头疼痛难忍。翟翠霞绝食到九天，



酷刑演示：野蛮灌食

恶警王军勒索翟翠霞家人一百多元，才放翟翠霞回家。

二零零二年九月，恶警王军又带领六一零的人共十多人，强行把翟翠霞绑架到赤峰洗脑转化班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，体罚站、蹲，被恶徒张丽拳打脚踢、吊铐，直到要昏过去就放下来，苏醒后继续吊，就这样，她被整整折磨十天。

翟翠霞回家后，恶警经常到她家骚扰，在家实在呆不下去，她被迫流离失所。二零零四年四月末，翟翠霞又被元宝山派出所恶警绑架，后被非法劳教。如今，她再次身陷牢笼。望正义人士伸出援手，帮助善良人早日获得自由！



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

